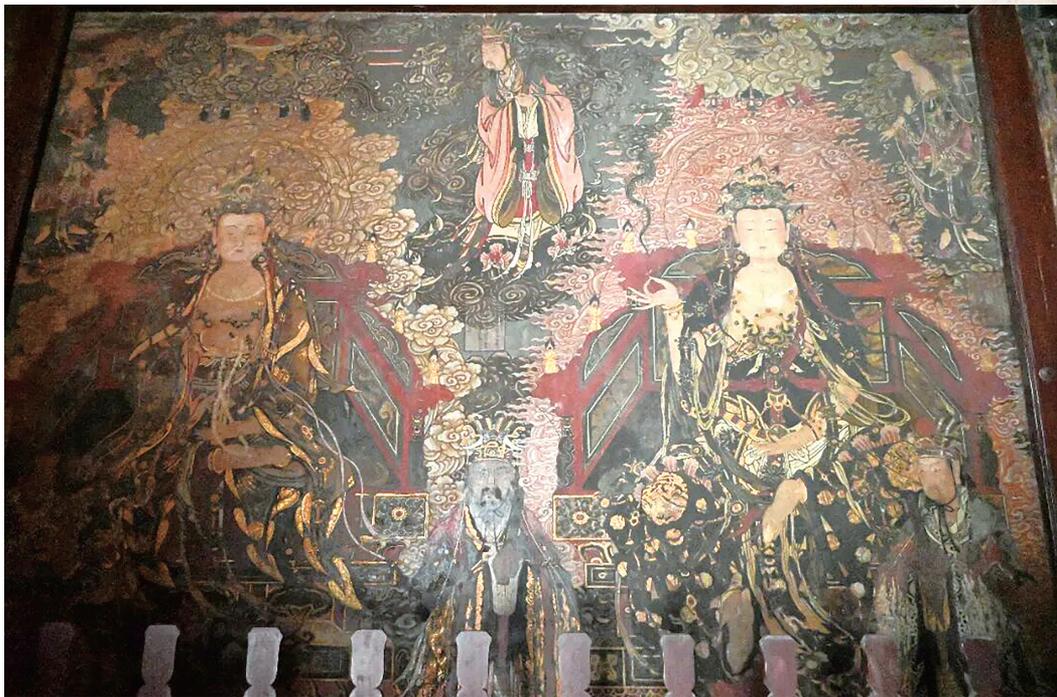


成都新津这面墙，藏着壁画的秘境

□ 赖芳杰

成都新津在许多人印象里，是个“近得懒得去，去了又舍不得走”的特别所在。吹吹河风、拍拍油菜花，再美美吃一顿河鲜，很是巴适。却少有人知，在九莲山脚下，藏着一座并不张扬的古寺——观音寺。它不以香火闻名，却因一堵“会呼吸”的墙，惊艳了近六个世纪。

1939年，梁思成踏着川西晨霜步入观音寺，面对毗卢殿的满壁丹青，写下8字：工整秀丽，备极妍巧。这并非客套，而是一位建筑学家对东方绘画美学的由衷礼赞。



新津观音寺壁画乃明代绘画艺术代表作。

1 文殊菩萨是在画『人』的理想模样

走进观音寺毗卢殿，最先撞进眼里的，不是威严，而是温柔。殿内东西两壁之上，十二铺壁画绘于明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，出自宫廷画师之手，却毫无庙堂的高冷。文殊菩萨丰润饱满，气韵充盈，低眉垂目，嘴角微扬；唇角那一抹若有似无、似悲似悯的微妙笑意，具有直叩心扉、震撼灵魂的艺术伟力。天女衣袂翻飞，裙裾如浪，仿佛刚从南河边浣纱归来。最令人屏息的，是那层披在菩萨肩头的“白纱”——薄如蝉翼，透若晨雾，细看竟是用珍珠粉勾出菱形与雪花纹，轻得能看见肌肤下的血脉流动。

这不是在画神，是在画“人”的理想模样：端庄而不疏离，华美而不张扬。更妙的是近600年未褪的色彩。朱砂红得沉静，石青蓝得深邃，石绿则如春水初涨。这些全由天然矿物研磨而成，与时间一同熬煮，反而愈发温润内敛。

壁画上的市井百态，仿佛没有停止过喧闹，商贾赶集、舟船穿桥、童子嬉戏……一幅《香山全堂》，明面上讲传说，实则展现活生生的人间烟火。这种“落地”的审美，很四川。人，才是生活的主角。



新津观音寺内的银杏古树。

2

壁画由明代匠人起稿清代画工续笔

有趣的是，观音寺的壁画并非一人一时之作。明代匠人起稿，清代画工续笔。两朝相隔近300年，风格却奇妙地共存：明画线条遒劲如竹，设色庄重如砚；清绘则柔婉似水，细节繁复如绣。在壁画的左下侧，有两则墨书题记，一则为明成化四年（1468年），记录了嘉定州邛县（现邛崃市）王氏家族捐资绘制了《香山全堂》壁画；另一则为清乾隆二十一年（1756年），新津兴义乡罗氏家族为功德，出资请本地画师陈朝辅重绘壁画。

若换作别处，或许早被“统一风格”了。可四川人偏不。他们让两种笔触并肩而立，只要故事在讲，美就可以延续。就像火锅里毛肚配豆芽儿，辣中有鲜，刚中带柔。这种包容不是将就，而是懂得：美本无定式，只要心意真，时代不同又何妨？

修复亦如此。观音寺能留存至今，实属不易。元末战火、明末动荡、近代风雨……多少古建湮灭于尘烟？幸有僧侣守护、乡民奔走，更有新中国成立后的科学修缮。2001年新津观音寺被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后，专家们用冷光源照明、恒温恒湿控制，小心翼翼地让这些壁画“活”下去。那壁画上的金，不是贴上去就完事，而是先用特制膏泥“堆”出纹样，再覆金箔，谓之“沥粉贴金”。晨光斜入时，整面墙微微浮起金晕，仿佛在吐纳呼吸。



新津观音寺明代塑像惟妙惟肖。



新津观音寺山门。

3

顾颉刚赞观音寺壁画『庄严肃穆』

新津观音寺现存观音殿、毗卢殿、天王殿、接引殿等主体建筑，多为明代遗构，飞甍（méng）反宇，斗拱层叠，古朴中透出雄浑气度，是研究明代巴蜀地区寺院建筑风骨的珍贵范本。1939年至1940年，梁思成率中国营造学社开展川康古建筑调查，曾对新津观音寺进行详细考察和测绘。1940年，著名历史学家顾颉刚见到观音寺壁画后，于《新津游记》中专门介绍，赞其“庄严肃穆”。

如今走进新津观音寺，古柏森森，鸟鸣清越。游客不多，反添静气。站在毗卢殿中，只借一盏冷光手电自下而上轻扫墙面壁画——刹那间，金线浮起，衣袂欲飞，仿佛听见了近600年前画师落笔的沙沙声。

这颗由巴山蜀水孕育出的艺术琥珀，封存着明代的风、成都的韵、匠人的手温，以及中国人对“美”的执念：不喧哗，自有声；不张扬，自生辉。

据“天府新视界”微信公众号 图据方志四川